



您的位置：学人论戏 - 苏琼专栏 - 正文 [\[返回\]](#)

海的显意与隐喻：换个角度论冰心

作者：苏琼 来源：时间：2009-3-15 20:58:58 浏览：18次

子栏目导航

- ▶ 苏琼专栏
- ▶ 刘祯专栏
- ▶ 胡开奇专栏
- ▶ 高益荣专栏
- ▶ 田同旭专栏
- ▶ 刘家思专栏
- ▶ 陈吉德专栏
- ▶ 夏写时专栏
- ▶ 桂迎专栏
- ▶ 杨伟民专栏
- ▶ 陈友峰专栏
- ▶ 黄振林专栏
- ▶ 元鹏飞专栏
- ▶ 顾聆森专栏
- ▶ 吴敢专栏
- ▶ 李祥林专栏
- ▶ 车锡伦专栏
- ▶ 阎立峰专栏
- ▶ 马建华专栏
- ▶ 王晓华专栏
- ▶ 孙柏专栏
- ▶ 胡金望专栏
- ▶ 苏子裕专栏
- ▶ 胡德才专栏
- ▶ 伏涤修专栏
- ▶ 林婷专栏
- ▶ 陈军专栏
- ▶ 吴保和专栏

海，冰心早期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象。陈西滢言：“除了母亲和海，冰心女士好像表示世界就没有爱了。”^[1]母爱，冰心研究者普遍地给予了关注；冰心爱海，喜欢用大海作背景，研究者们也注意到了，但解析起来基本停留在冰心对自然的赞美层面，似乎无法深入。冰心的海，果真如此单纯吗？本文将对此做进一步的分析与探讨。

海的显意

冰心发表作品的最初两年——1919年、1920年——文本中并没有海的位置。海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始于她1921年6月发表于《燕京大学季刊》的《海上》，署名谢婉莹。《海上》的“我”与“父亲”，明显带着童年冰心和父亲的影子。冰心自云：开始写作后，“最初所写的都是社会问题的小说，如关于男女不平等，女子受压迫一类的事情；在我觉得并没有受到压迫，也没有感到什么不平等，后来便转到童年的回忆上面”^[2]。冰心的海，最早也最通常的显现方式便是童年回忆。

人之初，冰心就跟海结下不解之缘。她的父亲谢葆璋（镜如）是海军军官，后来又任海军学校校长、海军部军学司司长。冰心四岁随父亲移居烟台，在海边度过了童年时光，那里有她最愉快的记忆。她回忆的心版上，“第一个厚的圆片是大海的；海的西边，山的东边，我的生命树在那里萌芽生长，吸收着山风海涛。每一根小草，每一粒沙砾，都是我最初的恋慕，最初拥护我的安琪儿。”（《往事（一）·一》，1922）年纪尚幼时节，她便会面海呆坐上三个小时。（《往事（一）·十》）冰心十分清楚，自己之恋慕大海与童年的海边生活密不可分。海的气味、海的深远，能让她追忆起童年的快乐生活，“在闻到腥咸的海味之时，我往往忆及童年拾卵石贝壳的光景，而惊叹海之伟大。”（《寄小

- ▶ 叶志良专栏
- ▶ 叶明生专栏
- ▶ 吴新雷专栏
- ▶ 康保成专栏
- ▶ 徐大军专栏
- ▶ 谢柏梁专栏
- ▶ 陈维昭专栏
- ▶ 苗怀明专栏
- ▶ 袁国兴专栏
- ▶ 赵晓红专栏
- ▶ 孙书磊专栏
- ▶ 朱恒夫专栏
- ▶ 徐子方专栏
- ▶ 陆林专栏
- ▶ 陈美林专栏
- ▶ 范丽敏专栏
- ▶ 刘水云专栏
- ▶ 苏涵专栏
- ▶ 车文明专栏
- ▶ 周宪专栏
- ▶ 李伟专栏
- ▶ 俞为民专栏
- ▶ 陈多专栏
- ▶ 孙惠柱专栏
- ▶ 刘淑丽专栏
- ▶ 吕效平专栏
- ▶ 黄仕忠专栏
- ▶ 王宁专栏
- ▶ 解玉峰专栏
- ▶ 田本相专栏
- ▶ 廖奔专栏
- ▶ 吴戈专栏
- ▶ 周宁专栏
- ▶ 周安华专栏
- ▶ 赵山林专栏
- ▶ 黄鸣奋专栏
- ▶ 陈世雄专栏
- ▶ 彭万荣专栏
- ▶ 周靖波专栏
- ▶ 施旭升专栏
- ▶ 宋宝珍专栏
- ▶ 王兆乾专栏
- ▶ 胡星亮专栏
- ▶ 马俊山专栏
- ▶ 董健专栏
- ▶ 郑传寅专栏

读者》通讯二十，1924）年纪稍大，她会羡慕并祝福孩子们能终身享乐海上拾贝的生涯。赴美留学的海上：

我竟完全回到小孩子的境地中去了，套圈子，抛沙袋，乐此不疲，过后又绝然不玩了。后来自己回想很奇怪，无他，海唤起了我童年的回忆，海波声中，童心和游伴都跳跃到我脑中来。——《寄小读者·通讯七》，1923

海唤醒了沉睡已久的童心，“追证于童年之乐，以为如今又晨夕与海相处，我的思想，至少是活泼飞扬的”（《寄小读者·通讯二十四》，1924），一旦“童心再也不能唤醒，几番提笔，都觉出了隐微的悲哀。”（《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五》，1925）

和海亲近在童年，海的深阔无际、不着一字，它神秘而伟大的爱让冰心归心低首。她愿意做个“海化”的青年，像海那样的温柔沉静、超绝威严、神秘有容、虚怀广博……甚至于死亡，她也要选择大海。《往事（一）·二十》（1922）宛因提到死后要一个白石的坟墓，葬在山间幽静处，冰心觉得她“太‘人间化’”，只有：

脚儿赤着，发儿松松的挽着，躯壳用缟白的轻绡裹着，放在一个空明莹澈的水晶棺里，用纱灯和细乐，一叶扁舟，月白风清之夜，将这棺儿送到海上，在一片挽歌声中，轻轻的系下，葬在海波深处

才是“数千万年来人类所未享过的奇福”。在《山中杂记——遥寄小朋友》（1924）中，她又“说句极端的话，假如我犯了天条，赐我自杀，我也愿投海，不愿坠崖！”她把海看成最终的归宿地：

终于有一天，它远远地望见了大海，呵！它已到了行程的终结，这大海，使它屏息，使它低头。她多么辽阔，多么伟大！多么光明，又多么黑暗！大海庄严的伸出臂儿来接引它。它一声不响的流入她的怀里。它消融了，归化了，说不上快乐，也没有悲哀！——《再寄小读者·通讯四》，1944

期望有一天和海融为一体。

冰心之爱海，固然因为海的自然属性，更重要的还是海的情感属性：童年的海是父亲的工作场所，她的游乐之地；后来，海又以其宽容庄严淡远的意味，跟母爱合而为一。在童年，海是她唯一的伙伴，她是父母唯一的爱子。爱父母如痴如狂的冰心，怎可能不爱海不写海，她甘心情愿地做海的女儿：

“二十年的海上，
我呼吸着海风——
我的女儿！
你文字中
怎能不带些海的气息！”

- ▶ 郑尚宪专栏
- ▶ 邹元江专栏
- ▶ 刘平专栏
- ▶ 胡志毅专栏
- ▶ 陆炜专栏
- ▶ 朱栋霖专栏

为海，她用尽了温柔旖旎缠绵悱恻的写景抒情文字。如《往事（一）》、《往事（二）》、《闲情》、《寄小读者·通讯七》、《寄小读者·通讯二十》、《山中杂记》等等。然而，海的真面目到底怎样呢？那“不可御的凛然的冷意”吗？

海的隐喻之一：

评论者谈及冰心的创作，每每强调“母亲的爱”、“伟大的海”、“童年的回忆”是冰心作品的三大主题。实际上，冰心对父亲极为崇敬，《海上》专门写父爱，而且冰心对父亲的爱更为深沉。她想做“灯塔守”，与她最小的弟弟谢为辑最终成为海上的航行者一样，均为对父亲敬意的一种表达，是传统的“子承父业”思想自觉的延续：

我当时的理想，是想学父亲，学父亲的这些好友，并不曾想到我的“性”阻止了我作他们的追随者。——《我的童年》，1942
爱父亲，作父亲的追随者，就得到海上去。

冰心一系列自传性文章告诉我们，她的父亲虽是位海军军官却能为文做诗，无疑是名儒将。他宠爱女儿呵护妻子关心家庭，还带着母亲似的慈祥，是好丈夫好父亲好家长的典范。冰心的童年记忆中，大海和父亲是一体的。仅以《繁星》（1922）为例：

父亲呵！

出来坐在月明里，
我要听你说你的海。

——七五

父亲呵！

我怎样的爱你，
/ 也怎样爱你的海。

——一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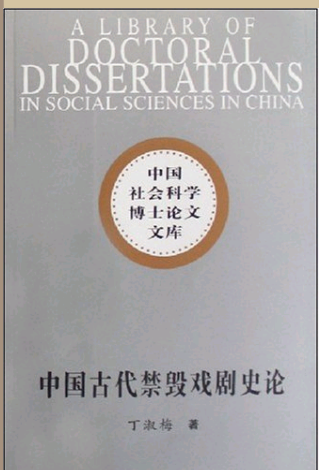
一遍遍的“父亲呵”吟出了冰心对父亲深情的眷恋与爱慕，也吟出了海与父亲的密不可分。本文倾向于把“海”看成父亲的隐喻或者象征。

于是：冰心建立的以母亲之爱、儿童之爱、自然之爱为基础的“爱的哲学”体系，归根到底成为爱家庭。阿英论冰心曾言“海是非常强有力的主宰了她的精神，支配了她的思想。……海在事实上是成了她的支配者，而她是海的怀抱中的羔羊。”^[3]究其实质，家主宰了她，支配着她。她太依恋那温暖的家了，念念不忘“父亲呵”、“母亲啊”、“弟弟呵”、“孩子啊”，写出一批名符其实的“家庭文学”，她的许多好的作品若不谈“家”，则必言“我”、“我的”，几乎成了张爱玲所说的“身边文学”（它体现了作者对自己的过分关注，用弗洛伊德的说法是“自恋”）作家。

热门图文



宝鸡市人民剧团《...》



中国古代禁毁戏剧 ...



浙江大学黑白剧社2 ...

站内搜索

按关键字 ▾

立即搜索

相关专题

- 海的显意与隐喻：换 ...
- 性别的隔离过程：十 ...
- 一个寓言式文本：《 ...
- 捧出历史真相：
Truem ...
- 东南亚华文戏剧：别 ...

与此同时，不仅从《两个家庭》、《离家的一年》等有父亲形象的作品中，而且从那些以海为背景的写母爱写儿童的作品中，都可以得到冰心心目中的一个完整/完美的家庭模式：“有力量慈祥的父/夫+有知识温柔的母/妻+有教养活泼的子/女”。这种家庭模式，既是冰心为人女时的童年记忆于作品中的再现，也是冰心为人妻为人母时的家庭预言，这可于子冈的《冰心访问记》之“家庭和孩子”、“关于恋爱”两段中得到证实。如果用“父亲”替代“海”，冰心作品的圆满家庭模型，就很明晰了。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冰心幼年的恋父情结，为何在创作中没有像爱母亲那样强烈地表现出来。因为爱海，即是爱父亲。

《海上》（1921）讲述的就是父亲、女儿与海的故事。渔人因女儿——她被村里人称为“龙女”——淹死在海里，而常常到海边钓鱼。“我”的父亲则是个军官，他对在海上玩耍的女儿“斥责中含有慈爱的言词，也和母亲催眠的歌，一样的温煦。”“我”因有父亲，无所畏惧，“两只桨平放在船舷上，一条铁索将这小船系在岩边，我一个人坐在上面，倒也丝毫没有惧怕，——纵然随水飘了去，父亲还会将我找回来。”此时的冰心，只想做父亲的女儿。她横渡太平洋时寄信给父亲说：“我已受了一回风浪的试探，为着要报告父亲，我在海风中，最高层上，坐到中夜。海已证明了我确是父亲的女儿。”（《往事（二）》）她是父亲的女儿，也是海的女儿。

海的隐喻之二

海的意象最初是男性的，像父亲，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渐渐变成了女性的，像母亲。冰心也由父亲的女儿，变成了母亲的女儿。海在冰心作品中的性别转换过程，跟冰心自身的心理性别转换过程暗合，可以说，海也是她性别身份确认的隐喻。冰心开始写作时，性别身份的确认已基本完成，但她作品里客观的自我反思自我剖析，仍然反映了这个过程。

冰心回忆自己从小是个孤寂的孩子。住在芝罘东山的海边上，三四岁刚懂事的时候，整年整月所看见的：只是青郁的山，无边的海，蓝衣的水兵，灰白的军舰。所听见的，只是：山风，海涛，嘹亮的口号，清晨深夜的喇叭。她终日在海隅山陬奔游，和水兵们做朋友。“生活的单调，使我的思想的发展，不和常态的小女孩，同其径路。”（《我的文学生活》，1932）她说：

那七八年山陬海隅的生活，我多半是父亲的孩子，而少半是母亲的女儿！...环境把童年的我，造成一个“野孩子”，丝毫没有少女的气息。...因着母亲的病弱，和家里的冷静，使得我整天跟在父亲的身边，参加了他的种种工作与活动，得到了连一般男子都得不到的经验。为一切方便起见，我总是男装，常着军

服。父母叫我“阿哥”，弟弟们称呼我“哥哥”，弄得后来我自己也忘其所以了。——《我的童年》，1942

这里的“忘其所以”，实指冰心忘记了自己是人们常说的“女孩子”。生为女孩而身着男装，易装本身带有交换性别角色的意味：穿军装是男生，著女装成闺秀。童年时代的冰心不爱平常女孩子喜欢的事，她“穿着黑色带金线的军服，佩着一柄短短的军刀，骑在很高的白马上”，认为“女孩子的事，是何等的琐碎烦腻呵！”她被家人称作“哥”，父亲爱说“他是我的儿子，但也是我的女儿”。（《梦》，1921）在父亲的影响下，童年冰心的心理显然属于通常所说的“男性气的”，然而也是自然的、本真的状态。这种气质维持到进一步接触社会和人群，发现自己是与“他”不同的“她”为止。

冰心穿男装充当小军人的日子，持续到她回福州老家。此后，她的生活完全变了：

大家庭里姊妹很多，我便开始换上了女装，先从走路学起，在家里和姊妹们一齐，学她们讲话，注意她们的服装的颜色，看她们怎样穿鞋穿袜子。——《写作经验》，1943

十岁回到故乡去，换上了女孩子的衣服，在姊妹群中，学到了女儿情性：五色的丝线，是能做成好看的活计的；香的，美丽的花，是要插在头上的；镜子是妆束完时要照一照的；在众人中间坐着，是要说些很细腻很温柔的话的；眼泪是时常要落下来的。女孩子是总有点脾气的，带点娇贵的样子的。——《梦》，1923

从回忆录《我的童年》、谈创作的《写作经验》、作品《梦》中，均可见到一位自由自在凭本性生活的儿童，如何学、成世人眼中的女孩子。通过这些文字，冰心有效地论证了波伏娃的著名论断“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4]

面对生活所起的大变动，冰心前后的看法并不一致。1921年10月写《梦》时，“除了几点无聊的英雄泪”，“她安于自己的境地了”，尽管“模糊中有无穷的怅惘”，也许还有点后悔。远离了大海，远离了军笛，“这时的情怀，是诗人的还是军人的呢？是两缕悲壮的丝交纠之点呵！”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繁星·二》）她告别大海，告别童年，告别男装，成为“姊妹”中的一份子，当时的手势不乏张爱玲式的苍凉、美丽。然而，1942年3月写《我的童年》时，她的态度完全变了。她感谢这个转变，认为“十岁以前的训练，若再继续下去，我就很容易变成一个男性的女人，心理也许就不会健全。”因这个转变，她渐渐由父亲身边走到母亲怀里，开始了少女时期。看得出，此时的冰心为此感到庆幸。她从弗洛伊德眼中的小男孩，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女人。在这个过程中，冰心无疑是自觉而有意识

的。

伴随着她从父亲的女儿转向母亲的女儿，作品中海的性别悄悄变化着。原本父亲/男性的海，到《遗书》（1922）中成为冰心的朋友“海女士”，再到《寄小读者·通讯七》（1923）“海好像我的母亲”了，至《寄小读者·通讯二十八》（1926），她直呼：“母亲，你是大海，我只是刹那间溅跃的浪花。”最终，海成为母亲/女性。海的性别转换中，冰心完成了由儿童时期向少女时代的过渡，从父亲的女儿变成母亲的女儿，她确认了自身被社会认同的性别身份。

爱海之后

有评论者提出：“冰心的‘恋母情结’的萌动与逐步强化，正与她经历的性别错位到性别回归的生命历程紧紧所结。可以认为，‘恋母情结’是冰心还复了女性意识的凝聚。”^[5]本文对这种观点持否定态度。本文作者认为，这不是性别回归、女性意识还复的过程，而是一个处于成长期的“聪明女子”（陈西滢语）向男性中心社会妥协、向传统回归的过程，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被最广大的社会人接受，博得他们的喜爱。冰心早期文本中营造的完美圆满的家庭模式，实质上仍是“在建立幸福的现代家庭的幌子下贩卖以贤妻良母为界定女性的准则的传统妇女观”^[6]。正如丁玲批评的“冰心本是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而开始了她的文学生涯，但她只感染了一点点气氛，正如她自己所说是早春的花，不能真有‘五四’的精神，所以她只得也如她自己所说‘歇担在中途’。”^[7]中途歇担，意味着原本就对传统社会缺乏批判力的冰心批判力进一步失落。

就其个人而言，少女冰心“内化”了男性中心社会的审美标准，自觉认同了自身的社会性别属性，有意识地按照社会对女性普遍认可的传统模式改造自身，以求像“女孩子”。她果真是个好学生，如其领悟到的，在作品里说了些“很细腻很温柔的话”，感伤的眼泪时常落下来。从当时社会对她的接受（尤其是以男性为主体的批评界）及欢迎程度来看，毫无疑问，她取得了成功。文本里透露出作者“女性的优美灵魂”^[8]，“使你咀嚼到温柔、细腻、暖和、平淡、爱”，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也努力要使作品写成上述那些味道”^[9]。而这种“女性味”的话语只会给女子带来压抑与束缚。有意无意的暗示之间，读者从女主人公身上仿佛见到一个“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的传统闺秀型作者，一个“善美的安琪儿”。

冰心写作之初就清楚读者通过文本“看”本人，她认为无论长篇还是短篇，数千言或者几十字，“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可以使未曾相识的作者，全身涌现于读者之前。他的才情，性质，人生观，都可以历历的推知。”〔《文艺丛谈（二）》，原载《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4

号。]这种情形下，她极力张扬女性魅力、女性气息，不免带有向世俗的审美趣味、审美标准妥协的成分。她被某些评论者称为“闺秀派的作家”，正说明她与传统的一脉相承。郁达夫“以为读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就能够了解中国一切历史上的才女的心情：意在言外，文必已出，哀而不伤，动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平，亦即是女士的文章之极致。”^[10]它大体上能代表男性作家、评论者对冰心的接受。

至于女性作家、评论者的态度，则相去甚远。“读冰心文字，每觉其尊严庄重的人格，映显字里行间，如一位仪态万方的闺秀，虽谈笑风流而神情肃穆，自然使你生敬重心。……更具有女性多愁善感的特征”^[11]，受传统浸染较深、文字上大体上脱不掉“女性的气息”^[12]的苏雪林如是评论。与之相应，冰心也认为苏雪林的代表作《棘心》写得不错。^[13]这部自叙传小说堪称作者献给母亲的颂歌。它以女主人公杜醒秋牺牲自己的爱情，遵循旧式婚约来完成她对母亲的一片孝心，保守性不言而喻。^[14]和冰心早期作品暗示的很相似，杜醒秋最终走向旧道德核心的理想原型。

相反的，一些不计较世俗眼光，富有个性，而创作成绩同样突出的女作家，如张爱玲，她明确表示：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评论的话，那么把她同冰心比较她实在不能引以为荣。^[15]苏青更是公开地嘲笑冰心作品中的“女性美”。^[16]

然而童年的海给冰心性格等方面造成的影响，不可磨灭。她喜欢空阔高远的环境，喜欢蓝色灰色，因为“海是蓝色灰色的……含着庄严淡远的意味”。（《山中杂记》）对于同性的人，偏爱“精爽英豪”一路的，她写骑无鞍马打着快枪追随父亲的二老财——“蓝衣皮帽，佩枪跃马，顾盼如神，指挥风生的女人。”（《二老财》，1935）谈到同性作家，她则对丁玲“不住地赞赏”，认为“她有魄力，……是非常男性化的，冒险性大。”^[17]某时某地，当她受到周围环境或其它因素刺激，不再自己压抑自己，蛰伏于内心深处的“野性”，一个不小心还会冒出头来。她用男性口吻写诗《赴敌》（1925），不断重复以下一节：

我扶着剑儿，
倚着马儿，
不自主的流下几点英雄泪！

潜意识中对男性气质的认同，以感伤的口气暴露无遗。尽管从中不难看出冰心的“野心”，她期望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女人，在事业、生活两方面都圆满，一方面穿男装建功立业，另一方面又扮女性维持一个幸福的家庭，进而完成传统男性对女人的所有幻想，走向男权社会早已预设好的道德完满的极致。

被蒋光赤称为“好一朵暖室的花”、“小姐的代表”^[18]的冰心女

士，接受子冈采访时表示：“人家说我是小姐，是闺秀，我是不承认的”。也许，冰心认为她走的也是一条反叛的路，但偶然间与传统不谋而合了。

-
- [1] 《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下》，《西滢闲话》，新月书店1928年。
 - [2] 《写作经验》（1943），《冰心全集·第三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年。
 - [3] 《现代中国女作家》，上海北新书局1931年。
 - [4]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第309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 [5] 朱成蓉《论冰心散文的审美价值取向》，原载《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
 - [6] 张抗抗《我们需要两个世界》，1985年在德国柏林“地平线”艺术节上的发言。
 - [7] 《“五四”杂谈》，原载《文艺报》1950年5月10日第2卷第3期。
 - [8] 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原载《文艺月刊》第2卷第4期。
 - [9] 张天翼（克川）《十年来中国的文坛·冰心》，原载《文艺月刊》第1卷第3期。
 - [10]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 [11] 苏雪林《冰心女士的小诗》，《中国二三十年代的作家》，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9年。
 - [12] 方英：《绿漪论》，黄人影编《当代中国女作家论》，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版。
 - [13] 王炳根《苏雪林对冰心的偏爱》，《冰心：非文本解读》，第247页，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
 - [14] 本文作者在《悖离·逃离·回归——苏雪林20年代作品论》（《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一文中，具体分析了《棘心》的属性。
 - [15] 《我看苏青》，《天地》1945年4月第19期。
 - [16] 1944年3月16日，《新中国报》报社邀请当时上海文坛颇为活跃的女作家开座谈会。会上谈到冰心，苏青发言。
 - [17] 子冈《冰心女士访问记》，原载《妇女生活》1935年第1卷第5期。
 - [18] 《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原载《民国日报·觉悟》1925年元旦。
(戏剧研究——国内第一家戏剧研究学术网站)

[返回](#)[打印](#)

责任编辑：admin

相关信息

- 《图兰朵》与东西方性别之争
- “性别”：戏曲文化研究关键词
- 老子学说与本土戏剧
- 换个角度看历史
- 女花脸·阴阳共体·文化原型

Copyright © 2002-2003 [中国戏剧网] Finish All Rights Reserved

地址：厦门市海韵园科研楼（2）201

联系电话：0592- 传真：： Email：

页面执行：78.125毫秒

[xx\[xx.Net\]](#)网络技术支持

闽ICP闽备06011007

